

南宁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专辑



南宁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南宁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专辑



南宁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编 者 的 话

为真实纪录南宁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我们在2004年编纂出版了南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一书。此书一出，受到广大老“知青”们的高度关注，争相传阅，感慨良多，赞扬市政协为他们、更为社会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由于该书篇幅有限，部分已征集到的稿件未能收入，不少老“知青”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建议我们编纂续集。在老“知青”们的积极呼吁和有关方面的协调努力下，市政协领导高度重视，经市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编纂南宁知青上山下乡专辑续集。消息传开，老“知青”们纷纷挥笔撰文，浓墨重彩忆当年，有的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插队老照片献出，长岭知青将编印的知青生活回忆文集寄来，很多文章内容翔实，极有文采，富于感染力。老知青雷锐在文中所说：“历史是不可回头无法后悔无可奈何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站在今天的制高点上，用我们的理智和良心，作一些认识、判断，以总结过去，昭示来者，而不仅仅是慨叹时光的流逝和宿命的不可抗拒，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历史。”相信通过回顾和记载这段沉重的历史，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共和国走过的艰难足迹，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这也正是我们编纂此书的缘由所在。

本书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是由南宁籍知青撰写，个别不是从

南宁去插队的、但后来长期在南宁市工作的老知青的文章也一并收入。鉴于有些文章较长,我们作了适当删节,有的加了小标题,力求保持文章原有的风格和特色,因我们的编辑水平不高,恐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由于该书的篇幅有限,部分稿件仍然未能收入,敬请谅解。同时对广大“知青”们给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8年11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磨 砺 篇

感慨万千知青情·····	王珮玲(3)
远去的红浪·····	梁中骢(28)
黑水河畔的知青逸事·····	李凯南(49)
饥饿的日子·····	覃亮生(63)
知青“客栈”·····	牧子(65)
插队结缘 伉俪白头·····	李彬(68)
浪花几朵忆蹉跎·····	唐艳霞(75)
长岭十队人物印象·····	严冬阳(78)
知青纪事·····	江国枢(93)
婚恋二三事·····	谭小萍(103)
难以忘却的记忆·····	兰素萍(105)
插队纪实三则·····	周向东(118)
食物中毒·牛车迷路·····	陈仕杰(122)
十八岁那年·····	郭恢(125)
我当赤脚医生·····	兰安珊(130)
我的蹉跎岁月·····	吴德秋(132)
寻牛记·····	王传珠(151)
岁月悠悠 情系凌云·····	李柳成(153)
我的16岁花季·····	蓝燕灵(164)
我经历的一次农村分配制度改革·····	吕予旋(167)
屠猫记·····	严冬阳(171)

高龙记忆·····	李艳芳(183)
我当菜农的日子·····	谢 斌(189)
为了看场电影·····	蒋定津(192)
我也会玩乐器·····	何报作(195)
黑水河畔·····	陆颗星(198)
我给插友当“红娘”·····	周向东(206)
一枚牛角章·····	李杜南(211)
我们曾这样生活过·····	徐世宁(215)
我与知青食堂·····	欧阳泽明(218)
插队二三事·····	陈超进(222)
“乌托邦”岁月·····	黄 仁(225)
“海陆空”鞋·····	李金妹(231)
救火·····	黄志先(233)
热土情深·····	陈广蕃(236)
年三十晚断粮·····	李杜南(251)
最难忘是知青情·····	韦安娜(255)
我的赤脚医生经历·····	王 盈(266)
在 652 工地上·····	莫柏年(269)
我和我的插友们·····	罗慧娟(272)
南瓜情结·····	张惠英(275)
寒夜迷路·····	宋文忠(277)
加菜·····	周世新(282)
我们的岁月不蹉跎·····	徐宝萍(284)
倒霉的房东·····	莫伟黑(289)
我赶走过一次鬼·····	何报作(291)
放飞青春·····	严冬阳(294)
插队务农忆当年·····	高伟芬(297)

房东的大黄狗·····	蒙世和(304)
最后一批回城·····	杨华伟(307)
回望长岭·····	雷 锐(309)

日 记 篇

长岭记事三则·····	周立毅(323)
长岭日记四则·····	甘成之(330)
日记摘抄·····	陈荣生(336)

诗 歌 篇

过红水河·····	甘成之(341)
无题·····	陈念昆(343)
赏雪·····	陈念昆(344)
参观大寨后感·····	陈念昆(345)
战友上大学·····	陈念昆(346)
三套车·龙洞山打草歌(歌词)·····	黄中强(348)
红河村·来宾镇挥别(歌词)·····	黄中强(349)
知青岁月·····	李凯南(350)
躬耕诗草(诗8首)·····	吕智锦(353)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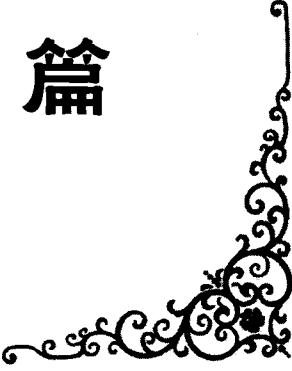
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	(357)
2. 不同年度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显示表·····	(361)
3. 各年度累计的下放和返回及在乡的知青人数显示表·····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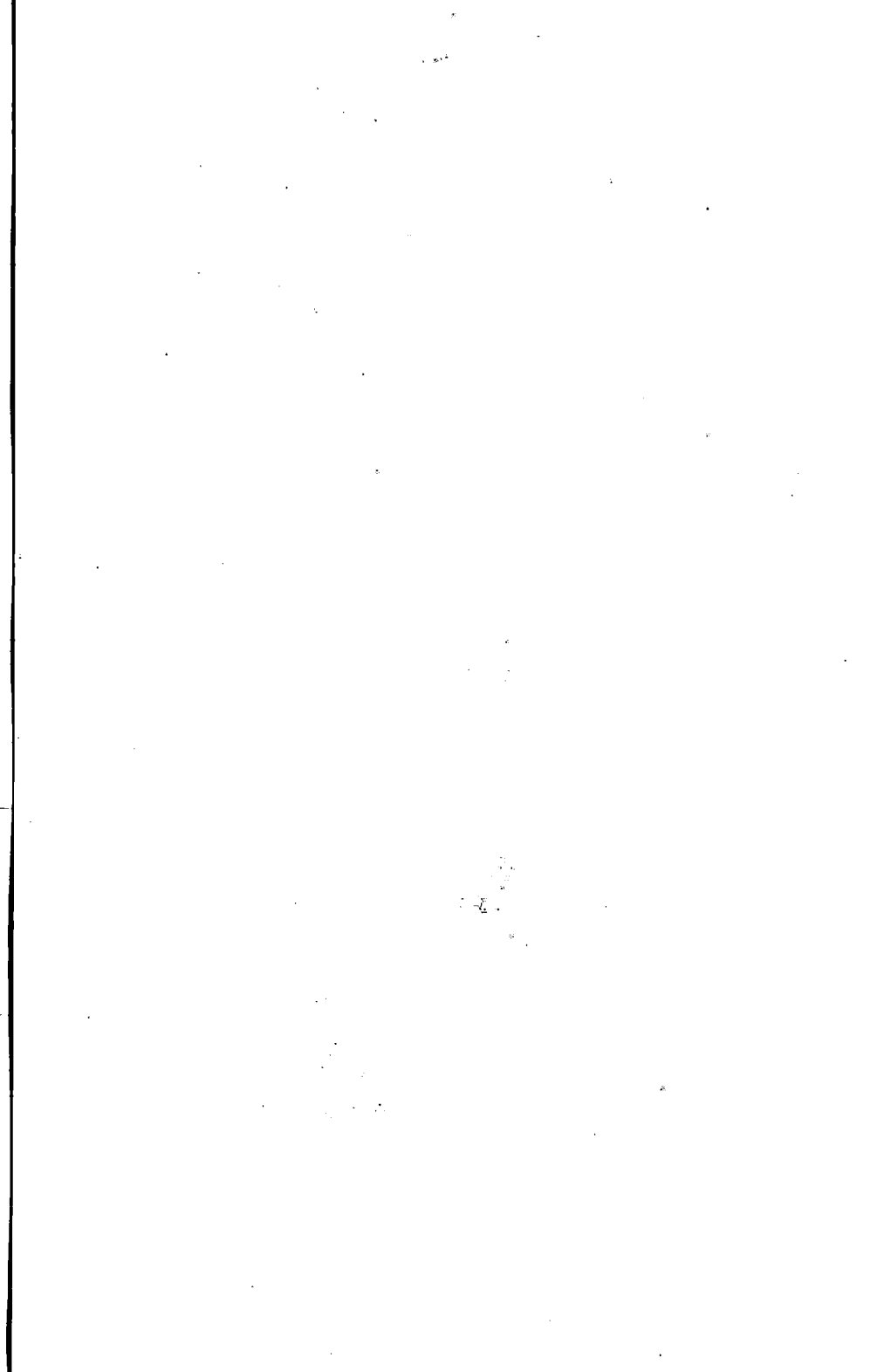


磨

斫

篇





感慨万千知青情

——记在西林插队的日子里

王珮玲

一、远行

1969年3月26日，南宁市首批赴百色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出发了。那天的南宁朝阳广场，人如海，歌如潮，大家的心情是喜是悲，谁也说不清。百色这块当年红七军驰骋的战场，如今广西有名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毕竟是一块神秘莫测的土地。

一路上，一种莫明其妙的光荣感、自豪感，掺杂着对农村生活的新鲜感，使我一直处在亢奋之中。我们坐在装行李的货车上，歌声嘹亮，激情燃烧。我知道，这边远的山区是自己争着吵着要来的，我更知道，自己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但内心深处却渴望能用自己的知识与“革命激情”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去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到了百色，我们受到了最高的礼遇。整个百色镇沸腾了，夹道欢迎的人群从大桥一直延伸到地委大院。面对这样热烈的场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百色老区的人民真热情！

我们这一批南宁知青分别被分配到百色、田阳、田东、平果、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等九个县。我分到了西林县。

西林县地处桂滇黔交界的结合点，1963年才恢复建制。我们

到的当年,全县人口只有六万多人。县城八达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城镇。全镇没有几间象样的房子,就连县革委会也只是几间简陋的平房。整个县城没有一条水泥路。放电影的场所竟然是用几张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块小平地。难怪有的外地人置身于县城中心,还在打听:到县城怎么走?……这种与城市巨大的反差,给了我们极大的震动。然而,当时的我们为改天换地的豪情所鼓舞,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场所。

我们南宁一中 28 位同学被安排到与贵州省、云南省交界的马蚌公社。有 14 位同学分到三省交界的八大河大队,我们 14 位女同学则到了位于南盘江畔的浪吉大队。我细算了一下,从浪吉大队到公社、到县城,再途经隆林、田林、百色、田阳、田东、武鸣,然后回到南宁,少说也要四天(当时的公路经常塌方,如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能以步代车,这样一来,还不止这个天数)。好家伙,回一次家还真不容易,真正是到了广西的“省尾”!

二、入乡随俗

我和方宁知、区小玲安排在平寨生产队。我们的到来,无疑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为了更好地对我们进行“再教育”,队委会决定,把小玲安排在民兵营长阿利家,而我和阿方则分配到生产队的指导员哥田家。哥田家的房子是前两年才起好的,在当地算是不错的一栋房子。房子所有的柱和梁全靠榫头互相穿架拉引,形成立体力学结构,把整个房子支撑起来。房子的四周用木板围起来。整座房子别说见不到一点钢筋水泥之类的建筑材料,就连一颗铁钉也难找到。这样的房子真新鲜,好奇心占满了我们的心头。

没料到的是我们住的房子,旁边有一个牛舍,中间只是用一些手臂粗的木桩相隔。白天,我们出去干活,牛也去犁田耕地,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是到了晚上,我们的麻烦就来了。先不说换件衣服免

不了让牛睹个痛快,也不说那难闻的牛屎味一阵阵地扑面而来,就说那牛擦背,就让人受不了。一旦牛身子发痒,就一个劲地往木桩上搓,整个房子被震得摇摇欲坠,我们躺在床上提心吊胆的。这还不算,到了热天,它带来的大蚊子在我们的身边飞来飞去,嗡嗡直叫,我们戏称为“直升飞机”,闹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

哎,真没想到,以前在城里都不易见到的大水牛竟然成了我们的“邻居”。与这样不友好的“邻居”相伴,一直到生产队为我们盖起了知青房才结束。

还没到西林之前,就听说那里的农村是没有厕所的,人们一般都是拉“野屎”,园边屋角,山脚树下,都可以拉。乍一听,我还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可没想到,这说法还一点不假。到生产队的第一个晚上,趁着天黑,随便在哪儿一蹲,就解决问题了。可到了第二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天亮了,我们想方便一下,一出门好像到处都有人。我们只好离开寨子,往山坡上跑,边跑边回头看,直到找到一个完全隐蔽的地方,才放下心来“方便”。一次可以这样,两次、三次,以后都这样,这怎么行?

于是我们动员村民修建厕所,没料到我们的建议遭到反对。他们说,厕所建好后,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大小便,又脏又臭。再则,大便拉在厕所里,猪和狗吃什么?听他们这一说,还真“有理”,让我们啼笑皆非。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入乡随俗”,也拉“野屎”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我们的脸皮也厚了起来。“方便”时,只要蹲下来,你看不见我,或者我看不见你(所谓的不见,是指不是四目相对)就行。至于“方便”时,猪、狗跟来也没什么,手中只要有一根小树枝就能对付。你可以一边“方便”,一边用树枝赶围着你团团转的猪、狗。即使没有树枝也不要紧,你还可以“方便”一下,移一下位置,免得猪、狗碰到自己的屁股。这一招还真顶用。

这种陋习直到我离开村子时还没改变,真遗憾!

三、信·解放鞋

我们插队在山旮旯里，方圆几十里才有一个村庄。平时村民来往也较少，难得见到一个外人。同来的知青分散在好几个生产队，要见上一面也真不容易。再加上广播不通，电话不灵，报纸也是断断续续，真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

为了解大山外的事情，也不让外界忘掉我们，大家常常给亲朋好友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封。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把小凳子往床边一放，床铺就成了写字台。有的时候，在田边地头，席地一坐，两个膝盖一并就写了起来。那时生产队的分值很低，有的生产队干一天的活，还买不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怎么办，那只好让家里寄。为了省钱，写信的纸也是五花八门，只要能写就行。为了节省纸张，我还尽量把字写小一些，一张纸上常常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乡间邮递员隔三差五来一次。我们常常掰着手指数日子，算着邮递员到来的日子。一旦我们收到远方的来信，那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有时，信会在大家的手里，一个转一个地传看；有时，收信人会有选择地给大家念上一段，让大家分享一下这其中的乐趣；有的时候，收信人会被手中的信折磨得半天不想说话，独自一人在沉思……。如果收不到信，那失望的心情则久久不能平静。

信，成了我们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写信，可以尽情地渲泄心中的情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告诉亲人，告诉朋友，告诉同学。而来信，则成了我们最大的期盼，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信息，是亲情，是理解，是力量，是希望！信，把我们与大山外的人与事联了起来；信，伴随着我们走过了那蹉跎的岁月。

至今，我们不少知青还将那沧桑岁月写下的信件珍藏着。我的好友阿方就保留着那个年代我写给她的近 30 封信。

下乡时，母亲想到我离家最远，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再加上我要去的是山区，走的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肯定很费鞋，于是专门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其它什么也没添置。

可没想到，到了农村，穿鞋成了一种奢侈。村民们平时很少穿鞋，只有赶圩，走亲访友，才穿穿鞋。由于长时间不穿鞋，他们的脚板都磨出了一层老茧。记得，在一次知青讲用会上，一位女知青说，过去自己在家娇生惯养，皮薄肉嫩的，有一次不小心，赤脚踩在蛋壳上，脚板还被划破了。她说，对比贫下中农的那双长满厚茧的脚板，感到很羞愧，决心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炼出一双铁脚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也学着村民尽量少穿鞋。白天，到地里劳动，我们打着赤脚去。晚上，该上床睡觉了，才洗脚穿鞋。长长的一天中，穿鞋的时间不过是几分钟。

天长日久，我们的双脚也磨炼出来了。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到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散会后，大家相约走着回公社。从县城到公社足足有七十七公里，路面是用碎石铺的。我们打着赤脚，一步一步地走了回来。看着自己被磨出硬茧的双脚，心中得意极了。

后来，我当上了小学老师，看到孩子们也都是打着赤脚来上学。作为老师的我，觉得不好意思搞“特殊化”，所以平时也尽量不穿鞋。

就这样，在农村四年多的时间里，自己被磨烂的衣服已记不清有多少件了，唯独这双解放鞋还完好无损。它随着我来到浪吉，又跟着我离开浪吉。

四、鸡·美味佳肴

我们刚从村民家分出来单独过日子的时候，房东送给我一只鸡，说是以后让它下鸡蛋、孵小鸡。我们知道这是种鸡，一定要饲养好。所以，平日里对它也够宠的，基本上是放养，让它四处觅食。我

们的楼阁上堆着不少的谷子,那里是鸡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它吃个够,绝不会把它赶下来。

在这宽松的环境下,我们的鸡下的蛋特多,繁殖也特快。有时,我们会在家的周围,偶尔发现几个蛋;也有的时候,一只失踪了多时的母鸡会带着一群小鸡回来。蛋有了,鸡也有了,我们的生活也随之有了改善。想当初,我们想吃鸡蛋,必须走二、三十里的山路,渡过南盘江,到贵州的同列街赶圩,才能买回四、五分钱一个的鸡蛋。如今,我们什么时候高兴,想解馋了,也可以加菜。平日里,客人来了还可以招待一下。记得有一年的建军节,我还拿了十几个鸡蛋去慰问队里的军属呢。

后来,队里新来了几位西林县城知青,为了让她们也早日过上有鸡有蛋吃的生活,我专挑了一只孵着蛋的母鸡送给她们。可万万没想到,这些知青妹妹却熬不住整天吃素的日子,还没等到小鸡出来,就把孵着的鸡蛋一个一个地消灭掉了。最后,连这只老母鸡也没能逃过恶运。我的一片好心就这样被吃掉了,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是好。

平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混杂在玉米地里的油菜、黄瓜、红果(即西红柿)、竹豆等。还有那田边地角的野菜,一年四季都有,什么“别波”(“别”壮话的意思是菜)、“别令”、“别虎”、“别视”的,种类还真不少。人们往往是一边劳动,一边采摘野菜。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天然的菜园,当地的人一般没有种菜的习惯,靠的就是大自然的恩赐。一旦碰上长蘑菇的季节,大家就钻到松树林里,尽情地采个够。回来后,先煮上一大锅,解解馋。还有,那山坡上的竹笋,埋藏在深处的山薯,也是我们的美味佳肴。

由于家庭饲养的猪老长不大,我们吃的肉类只能靠大山提供。黄猿、穿山甲、果子狸,这些山珍偶尔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有时村民们还会打到野猪。每当这个时候,村里就象办喜事一样,大

家聚在一起，美美地搓一餐。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想方设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有时，我们下河去摸鱼捞虾。可惜小河水里从没见过大鱼，最大也只有两三个手指头大。为了省着吃，吊吊胃口，就将它烘干，然后放上一些辣椒盐，把它舂成粉。吃的时候，就用筷子头沾一点，慢慢品味。有时，我们会乘着夜色，拿着手电筒，架上梯子，爬到屋檐去掏鸟窝，运气好时，还能捉到几只小鸟，甚至还有鸟蛋。有时，我们也会到稻田里捕捉活蹦乱跳的蚂蚱。这蚂蚱倒是一道好菜，不用放油（其实是我们省油），只放点盐，炒起来特别香。还有芝麻虫、臭屁虫一些离奇古怪的昆虫也会成为我们口里的食物。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菜吃，只好用辣椒拌盐送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让家人从南宁寄来菜种，带头种起了蔬菜。从此，浪吉的土地上长出了萝卜、京白菜、芥菜、四季豆等各种各样的蔬菜。

五、难当的会计

记得，刚到西林时，县里的领导就对我们讲了“老鼠偷吃工分”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生产队缺少有文化的人，找一个记分员都很困难。无奈之下，只好用玉米记工分，每天得多少工分，就用多少粒玉米来记。结果，玉米被老鼠偷吃了，工分也就不见了。这看似一个笑话，却真实地反映出当地文化的落后。所以，我们知青到生产队不久，大都派上了用场，我也当上了队里的会计。

平时，会计的事倒不是很多，最多是记个工分。可是到了年终，就忙得不可开交。你得把全年的粮食产量统计出来，扣除要上缴的公粮和规定要卖的余粮，剩下的算口粮和作为队里的储备粮。有时还要卖双超粮给国家。虽说粮食的名堂多，但这个数还好算，最麻烦的是那些不多不少的实物，如饭豆、茶果、芝麻、黄瓜、烟叶、辣

椒……等等,也要一一分配。有的是按人头分,有的是按劳动力分,还有的是按工分分。由于实物数量不多,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合理,计算重量时就得算到“两”,折价时就要算到“分”。记得第一年,我们队的三个知青扣除所分的实物外,还分得现金 26 元 4 角 3 分。

说实在的,这些斤斤两两、分分毛毛的事,对我这个数学成绩不错的高中生来说算不了什么。最让我头痛的是碰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真不知如何是好。就拿那次交牛肉税的事来说吧,队里有一头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黄牛,队委会决定把它宰了,分给大家改善生活。队长让我记帐时,少报 80 斤。因为杀牛是要按牛的重量交税的。重量少,自然要交的税就少。怎么办?作为会计的我,总觉得不按上面的规定办事不好,但一想到队里那可怜巴巴的收入,我也不忍心再往外拿,就听队长的吧。

可这到底算不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说不清。

六、赴汤蹈火

在西林四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我还真是经历了“赴汤蹈火”的考验。

先说“蹈火”吧,那是发生在 1970 年 3 月 15 日。当晚 10 时许,远离我们 10 多里山路的马麻大队上空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一看就知道一场火灾发生了。正在我们大队检查工作的县革委会许汉文副主任和公社黄副主任马上组织我们大队的知青和部分民兵,连夜翻山越岭,奔赴火场。夜间的山路特别难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崎岖的小路更是让人深一脚浅一脚的,不时还被路边的杂草绊倒。大家凭借着手电筒发出的微弱光线,一个紧跟一个向前赶。

来到现场,我们惊呆了,只见火龙就象脱缰的野马四处乱奔,漫山遍野红光闪闪。被烈火燃烧的大树,夹杂着辟辟啪啪的声音,一棵接一棵地倒下,到处是烟雾迷漫的火海。火光就是命令,火场